



釋尊降世的感想

李炳南

風雨淒淒，長夜漫漫，宇宙間不辨十方，一團黑漆，在一箇崎嶇不平的荒野裏，峻嶺絕壁，林木縱橫，瀑流噴砂，棘榛交錯，毒蛇猛虎，左右盤旋，羅刹夜叉，前後跳躍，這是什麼地方？這就是一「娑婆世界」了！

這個世界，本來就壞，況且到了滅劫的時候，那就更是一场糊塗了。一般衆生，迷惑顛倒，如醉如狂，舉心動念，無不是貪嗔痴慢：抬手動身，離不開殺盜淫妄。造作罪惡的，大家都恭維他是英雄豪傑；規步矩行的，大家反恥笑他是廢物蠢才。強暴的壓軟弱的；狡猾的欺老實的。你處了逆境，人還下井投石；你處了順境，他又嫉妬怨恨。國與國之間，家與家之間，人與人之間，事與事之間，是斷不了磨擦的，斷不了相害的。因果誰能明白？誰肯相信？結果當時沒有一個角落不流淚，沒有一個角落不流血。殊不知人事無常，一轉眼披毛戴角，銅牀鐵柱，再去酬他的業因。真是陰險慘慘，一團黑霧，人間地獄，地獄人間，這樣說來，陰雨黑夜，崎嶇荒塗，豈林棘沙，蛇虎鬼怪，簡直還是從輕處譬喻。

在二千五百年前的今天，忽然曉曉琅琅，敲出了一輪紅日，昇到空中。三千大千世界，頓時放了光明！這種光明，無有障礙，照破了世界假相，照醒了衆生痴夢，照散了心中迷雲，照見了萬法真諦，從此，世界的黑暗滅去，狂潮也穩下了。有了是非，信了因果，暗降得了明燈，疾病得了醫藥，迷途得了指示，貧窮得了藏蓄，一批一批的出了不少的善士，一輩一輩的出了無量的聲緣菩薩，世界放了異彩，衆生出了不少的航，這是誰的功德？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！這是誰的慈悲？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！

或有人說：佛學固然是很高深的學問，是有益社會的宗教，不過照我們上段這樣說法，也未免是佛教徒張大其辭。說來安定社會，自有政治；教化導人羣，世間也有幾輩聖賢，講仁說義；精神尋個歸宿，也有其他宗教；何至單把佛教抬的這樣高不可攀？實在說，佛教確確實實，就是高超，但是記者這枝笨筆太拙，也只能寫幾句皮毛話，他的精微處，實在還寫不出來。

就先以政治來說，他是只能控制外形，有時失了控制力量，社會立刻就現出不安的狀態來。若再配合上佛教，一方用政治力制裁有形的外表，一方用理智力化導無形的內心，自然政治減少障礙，易上軌道。亞洲各國，差不多就是這樣方式，可能證明單調的政治，是偏頗的，是不健全的。其次再說世道，講道德說仁義，這不過只能使一般秉氣優良的份子，畏懼清議，顧念輿論，不肯同流合污，渾水摸魚。但是那些秉氣不正的份子，冥頑不靈，惟利是圖，那能肯聽這些空調？畏顧什麼清議輿論？若用佛教來一配合，上根的聞到這等希有大道，由君子善人再向前進，可得超

凡入聖；下根的也能知因果，有欣有厭，化爲君子善人，甚或證個人天小果。中國遠古，世道化人，全是儒家講仁說義的辦法。氣質不良的，他就不大顧忌。在漢以前，殺父弑君，上蒸下姪，這類的事，不知發現了多少。還有什麼國君死了，用成百成千的活人去殉葬，什麼坑殺降卒一次就是幾十萬，什麼活埋書生，殺人祭神，這些慘無人道的野蠻事，繼續不斷的表演。自從佛入中國，風氣大變。儒家得了佛的幫助，五倫八德，纔格外的有了力量。一直到近代，中國的民族，差不多都是外儒內佛，這是中國的實況，可能證明只講道德仁義，還是缺乏健全元素。

宗教這個問題，可就太微妙了。這須加以追求，不似政治世道那樣的顯而易見，大概是在太古時代，人智簡單，對於宇宙萬象，人類窮通生死，都感覺的神秘，不能了解。受到環境的支配，又不能擺脫。理想中必是有神靈，這靈愈演愈深，一唱百和，漸漸就產生了宗教。凡是不能了解，不能解決的事理，就都歸到神權上去，自己最後歸宿，亦依賴於神。但是到了近代，哲學科學，都在那裡突飛猛進，宗教家的學說，已有許多事實理論，發生影響。所謂一動百搖，最後歸宿，這一件事，可就大成問題了。若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，世道及政治，一定皆會受虧。社會怕是不會安定的。因爲人類若沒有一個最後希望，你教他甘守範圍，本來是件難事。既不能阻止哲學科學的進攻，又不好強調，說白是黑。假若以後哲科二學再進步到百千萬倍，宗教會不會倒下來？真的演到那種情形，自是衆生的不幸！仔細研究起來，政治，世道，宗教，這三事，在社會上好似鼎有三足，如缺一足，豈不是更加嚴重？不妨那時，人類若皆奔競於享受現實一途，社會的慘劇，豈不是更加嚴重？不妨那時，不妨，所幸尚有一個佛教存在，因爲它一方能與哲科兩學携手爲友，一方能去輔助政治與世道，安穩社會。

這話就離奇了，佛教難道不是宗教？爲什麼不怕哲學科學進攻？既提出這一質問，請先就這一個佛學，顧名思義，就可解答。按這字的意義，就是至高無上的真正平等，與真正正覺；佛是把宇宙萬象，觀察的清清楚楚，說的明明白白，一切現相，皆由一衆緣和合，不是神權，不是天權；衆生的環境，皆由自造；最後的歸宿，名叫「涅槃」，也是自我（此我是指真如並非假我）去證，什麼神與天等，皆不能從旁爲力。獨有真我，萬德萬能。具足萬德，所以廣大慈悲，六道四生，一律平等拔苦與樂；具足萬能，所以萬有真相，照察清楚，不爲萬境所轉，而能轉變萬境。用智光照澈一切，反對迷信；用智力轉變一切，毫無依賴。佛圓四智，纔能與哲科携手；不但携手，而且與以啟發。佛足十力，纔能安穩世界；不但安穩，而且與以莊嚴。佛教雖在順於世名上，強稱宗教，實

紀念佛誕的有應的認識



在他有特質，不同其他崇拜神天，任運流轉。在二千五百餘年前的今天，一降生就具有哲學的特別聲明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！」！就靈，去迎合潮流，以圖掙扎，感覺到哲學的威脅，將來合身的細胸相似，生生滅滅，改觀變遷，經過一個時期，改變的全非本來算完事。他以為是見機而作，我看他等於未判死刑，先去自殺。但是今日的佛教徒，也有一般沉不住氣的人，同樣的有這情形。這是求學不深，信教不真之過。佛的教義，絕對的沒有時間性！只有知見正邪的界線，正法論是向前常轉，要壓挫一切，萬不可教一切來摧折法輪！法輪常轉，是崇正滅邪；摧折法輪，是崇邪滅正。必要明白佛教的特質來救度。是與哲科攜手而能助他啟發的。社會眾生還正賴着佛教的特質來救度。

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在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，（或云二十六年）生於中天竺迦維羅衛國，淨飯王宮。母摩耶夫人，於四月八日，入毘嵐尼園遊覽，見無憂樹花盛開，以右手攀枝欲取，世尊即於右脅誕生，隨即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目顧四方，周行七步曰：「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」。是時寶藏出現，多諸祥瑞，王請婆羅門共論立名，遂名薩婆悉達，諸天神空中擊鼓，讚言善哉善哉，是為釋尊降生史實。按周書異記載：昭王二十四年，四月八日，有五色光，入貫太微，使太史蘇由卜之，得乾之九五，因奏曰：西方有聖人降生，一千年後，聲教至此，王命鑄石記之。可知當時中印雙方，皆有瑞應，聖人之出，並非偶然。

佛之法身，無相亦無不相，無相為體，無不相為用，體用不離，故既能空虛寂滅，而亦能應化無方。法華經如來壽量品，佛告諸菩薩及大眾說：「一切世間天人及阿修羅，皆謂今釋迦牟尼佛，出釋氏宮，去伽耶城不遠，坐於道場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然善男子！我實成佛以來，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」。其下又說：「自從是來，我常在此娑婆世界，說法教化，亦於餘處，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，導利眾生」。而佛於大般涅槃經中亦說：「如來法身，久已成佛，久入大涅槃，無有生死。然大涅槃不可思議，能作種種示現，濟度眾生，所謂八相成道，皆為方便，示現世間，其實如來是常住法，不變易法」。其下又說：「若人說言：釋迦佛受父母愛欲所結胎身，為太子，娶妻生子，出家成道成佛等，此為魔說。若說佛久已入涅槃，

有人說：現在是末法時期，好比太陽過了中午，有些景象，也是自然的趨勢，不足為怪。但是這話，我不承認，要知聖賢，有實有權，不自問是權是實，皆是策後學。就是時當末法，也不是不能再使正法住世。古人有訓，人能宏道，又說道不遠人。這事就全在我們對於上求下化的心，發的大小來定佛法的盛衰，佛法昌盛，世界纔被光明，社會纔得安樂，眾生纔得超拔；佛法衰敗，世界就入了黑暗，社會就失了穩定，眾生就失了皈依。從知佛法與世界眾生，是有很密切關係的。本師今日降世，因為是何等的重大，我們今日紀念，不是開開會，湊湊熱鬧，就算了事。這樣豈能算報佛恩？必要效法本師的大慈大悲，大無畏的精神，來推動正法輪，讓他不住的向前邁進，使惡魔降伏，世界光明，社會安樂，眾生得度。纔能得本師歡喜，並且更能得到諸佛歡喜！

法性不動，無有來去，八相成道，皆為化度眾生故，權示變現，是為佛說，是深知如來之義」。觀此可知佛身實不可思議，決不能以世間生死法，比擬如來應化事蹟。所以在小乘人的見解，八相成道，件件皆真，並且會說得津津有味，有時因些微差異，竟會爭得面紅耳赤、像有介事。但在大乘眾生則不然，彼等深知八相成道，直同夢裏蝶蹤，空中塵市，而徹底領悟：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之微旨於諸法相，不生分別。

如來法身，遍一切處，無在無不在，若眾生染緣熾盛，則佛不現，淨種成熟，則佛下生，所以雖似外來，仍歸唯識。楞伽經云：「如來藏自性清淨，轉三十二相，入一切眾生身中」。而解深密經亦載：「爾時曼殊室利白佛言，世尊！如來成正覺，轉正法輪，入大涅槃，如是三種，當知何相？佛告曼殊室利：善男子！當知此三，皆無二相，謂非成正覺，非不成等正覺；非轉正法輪，非不轉正法輪；非入大涅槃，非不入大涅槃。何以故？如來法身，究竟淨故，如來化身，常示現故」。三相如此，八相也都應作如是觀；然則釋尊的誕生，可以說是非出胎，非不出胎了。於此可知凡夫的誕生，是由十二因緣中的過去二因，生現在五果，在八苦中，是屬於生苦。但是如來的示現，雖於生老病死，表演得事事逼真，然其真身，實永在常寂光中，凝然不動，並不會生死，也不會說法。這樣看起來，說如來有生有死者，是凡夫小乘的看法，若在大乘的眼光看起來，就有如幻師，變化幻人了。

有人以為：釋尊既是魔點劫前，早成正覺，今到娑婆，現身說法，不妨立即顯現應身，又何必示生王宮？示作太子？乃至示作出家苦行，頓悟成佛，說法入涅槃等，這似乎近於裝腔作態，近於虛偽。殊不知此有幾種理由：一者，若不經出胎修行，便爾成佛，後世眾生，必以為佛是特殊人物，非父母所生身，故不用修行，自然成佛。我等是父母胎生，智慧自劣，雖出家修行，亦不成佛。佛為破此等疑誤故，所以以身作則：示同凡夫，其意以為：我和你們一切相同，凡我所能做到的事，你們也同樣能做得到的，決無有異。二者，遊歷四門，見生老病死，覺世無常而出家，遍歷諸外道，不能成佛；後在雪山，修苦行六年，亦不能成佛；最後坐菩提樹下